



## 五山之外有相山

□赵鹏

南通江边有五山，有些老辈却喜欢说，五山之外其实还有一座山，只不过太矮小，常被人们忽略不计罢了。相山的形貌现今已不能看到，黄泥山西那道伸入江中的“龙爪岩”石脊，就是相山山根的遗存。



相山东段的旧影

南通江边有五山，所谓“狼马剑军黄”，这是尽人皆知。有些老辈却喜欢说，五山之外其实还有一座山，只不过太矮小，常被人们忽略不计罢了。这座山就是被张謇改了名的“相山”，“相”字在这里读平声 xiāng，原先则写作“攘山”。当年更俗剧场曾请布景师陆砚农在舞台上方画“鳌山商标”，所画六个鳌头浮跃于巨浪之上，以六鳌代表南通的六山，这就包括了相山。

相山的形貌现今已不能看到，黄泥山西那道伸入江中的“龙爪岩”石脊，就是相山山根的遗存。

当年张謇在相山南侧营建梅垞，曾写过一篇《相山记》，解释山名更改的原因。此记文旧版《张謇全集》标点有误，让人无从读起，新版作了改正，兹抄录于下：

山于地志曰“攘”，许氏《说文》为“型中肠”，形戾义，义戾名。易曰

“相”，同以声。相训省视。《易·咸》之彖，二气感应相与。与言相，相故有与也。山伏地绝江隆起，始简卑大汔军止，本末了然。吾闻江海汇诸滥觞，瓜匏系之柔蔓矣，孰得而大之，而重轻之？乌乎，此吾相之说也。

照张謇的言外之意，是提醒人们不要因为相山之小而去忽视它。其实不仅是这座最小的相山，对整个五山，张謇都异常珍护。他曾看到公私多方开采五山石材，深为痛惜，特地创办了一个大山砂石公司，购运外地石料来营销，以供南通建设的需要，借此保护本地资源。他还刊登启事，与地方政府一起，严禁地方采用山石。

当年张謇示禁开采山石时，相山还没有紧逼长江，所以山周还能种植大片梅树。然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姚港向南的江岸连连遭到坍塌，地方保坍形势严峻，而加固或新筑堤岸都需要石料，于是有人就动起五山的心思。曾见 1946 年 12 月 24 日，地方几

种报纸同时刊登一则报道，谓行将炸山取石，希望市民不要闻声惊怕。其报道云：“本县保坍委员会办理小洋港一带江堤块石护岸工程，已由包商丁元德得标承办，所需石块，订定今日起，就本县黄泥山、剑山用炸药开采，运送应用。可于四十五个晴天采告完竣。在此期间，炸声甚巨，县府诚恐市民误会，影响治安，特出示布告周知，在此期间闻听炸石声响，毋得自相惊扰云。”

炸山之举虽然遭一些地方人士的强烈反对，然而挡不住保坍需材之亟。至于相山的消亡，也应与炸山之事有关。1948 年 9 月，里人王育李写《筹划中之保坍问题》，说及：“自清季江南段山南北夹筑坝断流以来，江流汇合，直冲北岸，吾通首当其冲。数十年来，江岸坍塌，年必数里，镇山早已入江，巨浪直叩黄泥山之壁，马鞍与狼山亦形势岌岌，朝不保夕。”可见那时的相山就早已入江了。

## 三月赛马趣味浓

□何台

到处是红男绿女，纵谈赛马。

三月二十五，白昼的白天算是比较长了。一大早，范公堤上下就挤满了人。那些活力充沛、身手敏捷的细小伙爬到树上，把树干都压弯了。为了缓解人们等候的焦虑，跑道场上出现了本地的几匹不上流的马儿在徜徉，这是以慰观众迫切之心情的暖场。约莫八九点钟的辰光，爬在树上的那些小伙子，首先发出惊人的怪叫，原来是他们看到外地的马儿赶来了。果然四面八方都发现滚滚飞扬的尘土，渐渐地从这些尘土中发现了人和马，由远而近，煞是壮观。那些名驹相继进场后，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大家按辔徐行。因为这时正式比赛还未开始。正在这时，赛马的组织者、李堡镇赫赫有名的绅士仲薪传在众骑师的簇拥下策马而来，他未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只是向众马友一一拱手为礼。就是这一拱手动作，足以显一时之威风，俨然寨主架势。

任凭观众如何喧闹，正式的赛马总要拖到晌午时分。观众们肚子饿了，咬几口随身带的烧饼就够了，能吃上脆饼、云片糕、水果的，那是特别富有的小康之家子弟。正式赛马开始了，人们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乡村赛马没有固定的起跑线，更不像上海、香港赛马场上以发令枪作为起跑信号。而是由一马先跑，接着五六匹马急起直追，跑败了便一去不返，获胜的则带着无比的自豪感按原路而回，接受观众的欢呼后，回到广场略事休息。这时第二组又开赛了，接着又是第三组、第四组，最后才是总决赛。当年李堡一带蓄养马匹的人家多，参加比赛的马也多，故总决赛总要等到落日前后才能完毕。马儿跑赢了，不仅是主人的光彩，该地的观众也觉得有面子有荣光。因此，往往马儿已入厩休息，而观众们的谈兴还正浓厚……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抗战事起，李堡赛马这一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活动便戛然消失。

## 民国时期南通的土地财政与土地丈量

□程太和

田赋是中国旧时政府对土地征收的税，也是旧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用形象的话说就是“土地财政”。当然这里所说的“土地财政”与现在地方政府靠卖地维持的地方财政是两个概念。现在的“土地财政”，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的地方财政稳定。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是一次性的。而旧时依靠田赋收入的“土地财政”是永恒的财政收入。清代，通州田赋由粮房（田赋征收员）承办征收，世代相袭，规定按业主居住地区划。业主有田地数块（“块”为田块单位，每块地不论大小，皆称“块”）分散于各都、图（都、图皆清代区域名称），皆统一缴纳。有的业主亡故，由子孙继承；有的产权转移，没有批改手续，粮串（纳税收据）仍然沿用原名，或用堂名。以致都、图混乱，官吏亦无法查考，经办征收人员由此舞弊，从中贪污捞取好处，且这些人舞

弊后如何惩处，法令无明文规定，更进一步导致征收人员利用历史遗留的混乱资料在田赋征收中胡作非为，地方以田赋为主的财政收支稳定性受到严重挑衅。民国成立后，江苏省公署通令各县实行土地丈量，彻查业主拥有土地实况，以期按实纳赋（税）。南通是江苏省三个较早实行土地丈量测量的县，另外县是苏南的昆山县与宝山县（宝山今属上海市）。

1913—1914年，南通县测绘局在开展全境 1/5000 地形丈量的基础上，完成数乡田亩清丈试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苏省土地局统一开展省内各县户地测量丈量。南通县成立地政局，进行小三角测量和城镇户地图测绘。其间因抗战中辍 10 年，于 1947 年重新设立地籍整理办事处，恢复测量丈量工作，于 1948 年完竣。

1931 年，江苏省土地局在全省范围内布设东西、南北两条大三角

控制网。南通县地政局在大三角网点的基础上实施小三角测量和户地测量，执行省土地局制定的测量“规程”，城厢采用 1/500 比例尺，乡镇采用 1/1000 比例尺，图幅规格均为：50 厘米 × 50 厘米。测量方法是：先在控制点上逐户进行大平板仪测绘，然后整体拍成图。技术上将建筑物区分为钢骨水泥、平式砖木、土木、茅房等 4 种结构，将房屋区分为店面房、住宅房两类用途，将田地区分为田、园、什、坟、荒、塘、池等 7 种类型。至 1936 年停测时，城厢测绘户地图 113 幅，乡镇测绘户地图 60 幅，基本上完成户地图测绘。另外，还编绘有 1/1250 比例尺图 27 幅，附图 7 幅。

1947 年 6 月 21 日南通县设立地籍整理办事处，重新“挨户调查地籍”，补充散失资料，完善变更、新增资料，进行相应补充测量。户地调查在城厢分为 6 镇：中心镇、统治镇、公园镇、芝镇、西坡镇、文峰镇，合计面

积 10015.44 亩，共有 6647 起（宗地）。在郊区分为 3 镇：唐闸镇、天生港镇、任港镇，合计面积 19984.56 亩，共有 8992 起（宗地）。户地测量设置 5 种类型界标：标桩、标石、铁钉、石上刻线、墙壁指（示）标。测绘过程因在图根点控制下作业，又经过了图形拍嵌、接边、实地巡视、吸收公告反馈信息等校核过程，以最终测绘成果、成图质量十分可靠。农村土地测绘后，依图造鱼鳞册（册领户册），载明号次、业主姓名、住址、佃农姓名、原报亩积、现实际丈量亩积。同时填写“执业方单”及存根，内容与鱼鳞册相同，加填四址，附贴每块界址图于方单之后，如业主发现有错误，可申请复丈。

1948 年南通县政府按户发放“南通县土地所有权状纸”，其反面附有 1/500 比例尺地图，图面显示宗地形状和四至关系，图外用文字注明：区、段（宗）地号和面积、地目（用途）、比例尺、制图日期等内容。



## 京剧泰斗厉慧良诞生在海门

□张垣

旧时过年，最有趣的活动是看戏。每逢春节，梨园人都在东奔西走跑码头。1923 年春节后，赫赫有名的韩玉山戏班跑码头跑到了江苏海门余东，以后被誉为“京剧文武老生泰斗”的厉慧良，就诞生在这里。

韩玉山戏班的琴师是厉彦芝，台柱子是坤伶老生韩凤奎。农历二月廿四，身怀六甲的她，坚持登台演出《狸猫换太子》，扮演包拯，虽宽袍大袖，上场前也得勒紧肚子。演到“陈州放粮”，顿觉肚子疼，正巧演完赶紧下场，就生下了厉慧良。演了一段时间，戏班离开，从此再也没有来过海门。这对于呱呱落地的厉慧良，不会留下什么记忆。

但是，世界上总有奇事。1938 年在汉口，厉慧良过 15 岁生日时，竟对父亲说起他昨夜做了个梦，梦见了他的诞生地海门，那一堵墙，那一扇门，门前有条小河，稻场上有一口口浆布的大缸……说得好像是重回海门旧地一游。于是父亲问韩凤奎，你曾对慧良讲过他落地海门的往事，她摇摇头。他大吃一惊：我儿果是神童啊！

1997 年，天津艺术研究所的魏子晨先生，出版了《厉慧良传》（中国戏剧出版社），开头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海门出世”，还效法京剧西皮板腔，回龙曲牌，写下这样的唱词：

厉慧良出生在海门，  
峨眉远，东海近，  
龙宫正好借神针，  
日月菁华成大圣，  
翻不尽十万千跟斗云。

中国有三个海门，南海门在广东，中海门在浙江，北海门在江苏南通。魏子晨先生面对面问厉慧良，你出生在哪个海门？厉慧良毫不含糊回答：我生在通州海门。

魏子晨先生将《厉慧良传》赠给补天戏曲社，在扉页留言上写道：假如我再生一次，我一定选在海门。因为海门造就了厉慧良，他就是补天派，补了个五彩缤纷。

魏先生颇敬厉慧良，多次与我提及要到厉慧良诞生地祭拜。2013 年冬，他风尘仆仆来到海门，在我和余东镇文化站长陪伴下，来到当年厉慧良诞生地，焚化了他用心血写的这本传记，磕头祭拜。

在疫情肆虐的日子里，余东镇还打造了厉慧良纪念馆。这不仅令九泉下的厉慧良感到欣慰，也为这个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增光添彩。

## 朱兆蓉与天虚我生

□彭伟

天虚我生是如皋籍篆刻家朱兆蓉的知交。

陈蝶仙（1879—1940），浙江钱塘人，字梯园，别号天虚我生，清末贡生，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实业家、出版家。天虚我生于《清授资政大夫知遂昌县事莫君墓志铭》中，追忆“尝同客于遂昌，故知事略最详。予与君为文字交，垂二十年矣”。《墓志铭》写于民国六年（1917），因此他俩大约相识于 1897 年。两人交游前后约 19 年，结为诗友。

天虚我生追随朱兆蓉，前往平昌，任职幕僚。他曾于道中赋诗，朱兆蓉铭记于心，后作《平昌署中秋与幕僚玩月》，即席次天虚我生平昌道中即景韵。天虚我生十分欣赏朱兆蓉的诗才，他在《染雪庵遗稿·序》中论及友人“赋诗冲淡如人，填词清丽绝伦，绘画花卉宗南田，工于设色，缀以小诗，如摩诘旧作‘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朱兆蓉也很赏识天虚我生的才华。《玉田恨史》印行，朱兆蓉作《题天虚我生所著〈玉田恨史〉说部》四首，其中一首尽显著者文采：

苦海难填引恨长，江郎妙笔发幽光。教人读到伤心处，纵不情痴也病狂。

朱兆蓉逝后，天虚我生难忘旧情，仍真心为友人遗稿作序。两人友谊尤为深厚。朱兆蓉的儿子，不仅授业于天虚我生，又与老师合作做生意，取得大量财富。朱家与陈家，遂成世交。



## 历史印记“红武桥”

□王建平口述 朱进清整理

在崇川区唐闸粮库南边有一条渔港河，河的南面是原市第十一中学以及闸东社区的地界，河的北边是唐闸粮库以及新园社区的地界。这条河上有三座桥，最西边是河东路上的十中桥，东边一座是沙家桥，中间有一座红武桥。如今，沙家桥随着城市化建设已经拆除，十中桥也因为拓宽道路改成了平桥，只留下了红武桥。

我小时候在沙家桥上小学，每天都要经过红武桥。上小学一二年级时，还没有“红武桥”这个名字，桥也仅是用几根木桩加上木横梁，再铺上一些木棍和木板组成的，两米来宽。我们胆小，经过这里都胆战心惊，尤其是冬天下雪，不敢站着走，只能趴着过去。

大约在 1972 年，政府把老木桥拆了，重新修建了一座三米多宽、两边有栏杆的拱形水泥桥。新桥建成后，成为沿河两岸群众往返唐闸镇买东西的交通枢纽。

新桥叫“红武桥”，是因为当时桥北边是红卫公社的要武大队，桥南面是红卫公社的红卫大队，取两大队其中一个字而命名的。更有时代特征的是，桥两边护栏中间各有一块水泥预制板，分别写有标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要准备打仗”。这两条标语是用字模预制在板上的，到现在仍然清晰可见。这两条标语在当时有着特定的历史意义。毛主席当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因此在建桥时就把这两条标语刻在了桥上。

2015 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需要，桥两边的居民以及学校相继拆迁，我家也在拆迁之列。在拆迁之前，我就又一次走上这座桥，拍了几张照片，想留下这些记忆。

##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